# 父亲的叮嘱

□向萍



“不要天天跑回来，耽误工作，有什么事，你妈会打电话的……”父亲斜靠在床上，气息微弱，声音从喉咙深处慢慢浮上来，沉沉的，却字字清晰。

每一次我风尘仆仆赶回家，他都要这样叮嘱我好几遍。

## 一

那时父亲重病缠身，腹中已有积水。母亲交代，还是瞒着病情吧。

我在偏远山区上班，离家四十多公里，山路坑洼，交通不便，一天只有寥寥几班客车，下班后想回家看父亲，常常只能沿路拦车，三轮车、摩托车、过路的大货车，遇上什么就赶什么。

那时我正怀着身孕，颠簸的三轮车上，车身一颠，似乎五脏六腑都跟着翻滚。有一回下车，因为一路死死攥着冰凉的铁栏杆，手用力过度，僵成一团，半天掰不开。还有一次，车子一路晃得厉害，小腹隐隐作痛，我心里一紧，生怕伤到肚子里的孩子。

路途再艰难，我还是坚持下班就往家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多陪陪父亲。

开始父亲精神还好，见我进门，眉眼一下子就舒展开，好像根本没生病一样。每次和他聊开心的事，脸上明明堆着笑，可不争气的眼泪却出卖了我，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往下流。“莫哭莫哭，老汉身体没得啥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父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，我不停地点着头。

日子一天天往下走，父亲渐渐瘦脱了形，晚期只能靠止痛药压住钻心的疼。慢慢的，父亲话越来越少，常常背过身去，面朝墙壁。一次，我伸手替他理枕头，指尖触到枕巾一角，湿漉漉的。

原来父亲背着我们，也在哭。

一天，我又趁着夜色匆匆赶回家，和父亲刚见面，他一字一句，缓慢而严肃地说：“听话，不要天天往家里跑，好好上班。万一有事，你妈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说完，他侧身，面朝墙壁，什么也不说了。一句“万一有事”重得压人，我的眼泪再也绷不住，像开了闸门的水，哗哗往外淌。

那段日子，我最怕单位的电话铃响，最怕接电话的人喊我的名字。可最怕的那通电话，终究还是来了。

那天傍晚，我刚一路颠簸赶回单位，噩耗就紧跟着电话线传了过来。我连夜往家里奔，到家时，父亲已经安安静静躺在堂屋的木板上。他眉眼柔和，面容安详，嘴唇还留着淡淡的红。

眼泪似乎早已流干，我没有放声大哭，只默默搬来小板凳，静静坐在他身旁。此刻，父亲就像沉沉睡去了一般。

## 二

父亲这一生，是从苦水里泡大的。他五岁那年，父母就相继走了。小小的他无依无靠，是好心的舅奶奶把他拉扯长大。

父亲念书不多，肚子里却装满鲜活的道理，尤其喜欢说歇后语。单说和癞蛤蟆相关的，他就能说出一串串：癞蛤蟆吃豇豆——悬吊吊的；癞蛤蟆打呵欠——好大的口气；癞蛤蟆穿长衫——假充正人；癞蛤蟆爬脚背——黑死娘个人……接地气，又诙谐有趣。

记得小学有一堂歇后语课，老师说上句，让我们接下句。班里同学大多接不上，唯独我一句接一句，一口气精准对上十多句，全班同学都惊奇地看向我。我暗自得意，哪里是我能干，不过是平日听父亲闲谈，耳濡目染记下的。

父亲深知读书写字的分量，常跟我们念叨：“字是人的脸面，字写得好，就跟人穿一身好看的衣裳一样，让人看着舒服。”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街坊邻居花钱买现成的。我们家的春联，都由我来写。那时我小学还未毕业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实在拿不出手。可父亲不嫌弃，执意让我动笔。等我认认真真写完，他就搬来板凳，小心翼翼、端端正正地贴在大门上。邻里路过时，父亲就笑着跟旁人介绍：“这是我屋幺女写的，我屋的小秀才！”

父亲性子温和，一辈子没有动手打过我们。记得读中学时，邻居张叔叔家买了电视机。夏日傍晚，左邻右舍早早挤到他家堂屋，围着那台时不时飘雪花的小电视看得津津有味。我也常放下作业，偷偷跑去看，看得入了迷。

有一天，父亲轻声把我叫到跟前，没有厉声责备，只慢悠悠地来一句：“电视好看不？你晓得那些有趣的故事从哪里来的吗？记住，都是读——书——人写出来的。好好读书，学好本事，以后你也能写出来。”父亲把“读书人”几个字，拖得老长老长。

几句对白，简简单单，说得轻，落得重。从那以后，我读书更踏实，慢慢爱上了写作。多年后，一篇篇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，陆续变成了各种报刊上的铅字。

父亲的叮嘱与鼓励，托举起我的热爱，也丰盈了我的一生。

## 三

小时候家里少有买来的玩具，父亲总能亲手给我们做。沙包、毽子、铁环、陀螺、小木手枪……让我记忆最深的，是那一辆“父亲牌”滑板车。

那天放学回家，见父亲蹲在堂屋里埋头忙活，铁珠混着黄油和机油，撒了一地，油亮亮的。“等着哈，我给你们变一辆滑板车。”他一边打磨木料，一边笑着，满脸藏着小神秘。

接下来几天，父亲一有空就“叮叮当当”地忙活着，锯木板、钉钉子、调校轴承，做了又改，改了又做。“看看，只要多动脑筋，就没有学不会的，读书也是一个理儿。”父亲一边摆弄着滑板车，一边说。

没多久，一辆滑板车魔术般出炉：厚实的褐色木板，底下装三个轮子，前一后二，前轮连着一根木条，踩上去左右拨动，就能自由调转方向。“走，试车去！”父亲拽着我和弟弟，来到宽阔的公路边。

弟弟性子急，抢先坐上去，他弓着身子，两手紧紧抓着木板边沿。父亲站在后面，双手搭在弟弟肩膀上，叮嘱一句：“坐稳咯。”随即轻轻一推，滑板车便顺着路面滑了出去。

我跟着也坐上去，风从耳边掠过，车轮摩擦地面，沙沙作响。道路两旁的树，一棵棵往后飞快地退。那一刻的快乐，具象化了，一如迎面而来的风，从头到脚包裹。

父亲不仅会做玩具，更会做得一手好饭。简单的食材，经他巧手烹饪，总会带来一番出其不意的美食享受。

父亲是舅奶奶带大的，每年他都要专程去铁桥万塘村的山顶，把年迈的舅奶奶接到镇上小住，短则十几天，长则好几月，细心照料。那时家境本不宽裕，舅奶奶来了，父亲总要想方设法给她开小灶。常买来肥瘦相间的肉，细细剁碎，加姜、拌上芡粉，蒸成软嫩鲜香的汽水肉，出锅时再撒一把葱花，满屋子氤氲着浓浓的肉香。

父亲端着汽水肉送到舅奶奶手边，小小的我站在一旁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碗肉，恨不得喉咙伸出爪子来。“幺女儿，你还小，以后好吃的多的是，舅奶奶年纪大了，吃一顿，少一顿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，乖乖跑到一边玩去。

父亲五十九岁那年离开了我们。弥留之际，他紧紧攥着母亲的手，反复叮嘱：“你一定要帮我报恩，每年记得接舅奶奶来耍。”父亲走的消息，我们一直瞒着八十五岁的舅奶奶。半年后，终究是瞒不住了。舅奶奶听闻噩耗，当场哭晕过去。自那以后，老人常常神志恍惚，絮絮叨叨，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父亲的名字：“明祥呢？我屋明祥呢？”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# 有个节日叫寒衣

□史培林

日落西山，天渐渐黑下来。

11月9日，夜幕来得早，放下饭碗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，拎着白天备好的、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香、黄纸、纸衣服和纸鞋，找到空旷的十字路口，摆好供品，点着火，嘴里念叨着思念和寄托的话。原来今天是寒衣节。

从前清明夜开车路过那个路口，见一堆堆火和念念有词地烧纸的家人，没什么感觉。烧纸也就是大年三十、清明、中元和冬至。回父母那里祭祖，赶上这些日子就点纸、跪拜、叩头。还有清明给岳父上坟，陪爱人去烧纸。岳父不信神，我没见他参与过任何祭祀。2022年12月底，他走了。再有朋友亲人过世，去家里慰问吊唁，也就是敬香叩头——楼房窄，人来自五湖四海，一般不烧纸。这些，从前都跟我没关系。

母亲是今年6月30日（阴历六月十六）走的。中元节那会儿，我还只能写诗——那些日子，我都靠诗和散文扛思念：

纸灰飞作鬓边霜，独对空轩泪两行。
砧杵声沉秋月白，缝衣线断夜灯黄。
犹怜半魄荒丘冷，忍对深更泣烛光。
欲寄寒泉无信使，绵绵细雨浸哀肠。

可诗归诗，寒衣节是寒衣节。节近了，心头缠得紧：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，她在天上好吗？我去买祭品，打电话问朋友，说要备上香、纸钱和寒衣。走到路边摊前，老板问我买啥，我说纸香和寒衣。老板说鞋子要吗？我赶紧说：“要，要！”又想到老岳父，一辈子献给了油田。我对老板说，再来一套男式的，香、纸、寒衣、鞋。

车子拐了个弯。十字路口，几堆火光闪闪，人们围火添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偶尔还有哭声。我拎着给母亲的祭品，拿出香和纸钱，点着：“妈，你还好吗？今天是寒衣节，我来给你烧衣烧鞋，盼你冬天不冷，一切都好。”然后把纸衣纸鞋放进火堆。没有风，也许是上天的安排——特别是在克拉玛依，这地方风吹石头跑，一天一场风，从夏刮到冬。

烧完，我开车回家。我对爱人说：“外面不冷，没风，你穿厚点。寒衣节你给你爸送寒衣，穿厚点一起去。”

接上爱人，我们俩又返回那个十字路口，这回是给岳父烧纸。爱人下了车，蹲在火堆前，一口一个“爸”，说了很多。我在旁边把男式那套寒衣、寒鞋，一样一样放进火里。

火灭了，灰还热着。我蹲下身，用树枝拨了拨，几点火星跳起来，又落下去。像母亲最后那几天，气息轻得几乎感觉不到，可凑近了，还是能感到那股温热。

我知道，所谓送寒衣就是一次怀念，一次庄重的仪式。我还知道，灰落进土里，等春天来了，草就会从那儿长出来。

（作者系新疆诗词学会会员）



## 能懂的诗

# 柿子树、狗和我

□黄海子

1

唢呐声漫过柿果压弯的枝丫
锣鼓敲打出炊烟，随风拂过山梁
门前那棵，你从小养到大
挂满果实的柿子树
秋阳下
果实那么鲜亮
看着装你的棺材
在抬丧的号子声里缓行
有什么好哭的哟
眼泪流多了，骨子里都是苦
还不如回想——
你喊我小名的时候
顺手摘一颗柿子
递给我

2

棺材抬出去的时候
阿黄跟在送殡的人群里
送殡的回来了
阿黄没回来
树上的柿子
把夕阳染得金黄
人群在黄昏里散去
越走越小
阿黄不知什么时候
蹲在柿子树下
一直望着山的那头

3

我也要离开这里
回城里的车
在村口等
柿子掉了一颗
我弯腰拾起
老屋沉在夕阳里
阿黄送我到村口
望着接我的车
汪汪叫了几声
把村庄
叫得空落落的
回望
满树的柿子
把老屋照得朦胧
老屋依旧安静地坐着
虚掩的门
半张着嘴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 湖光

□高峰

光落下来，碎了
一粒一粒，铺在水面上

风慢慢走过来
捡一颗，再捡一颗
把亮的全收走了
什么声音也没有

水托着剩下的那点空
轻得
人不敢喘气

那些光
来过，又没了
只剩下干净
在眼睛停下来的地方

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